



徂徠集

文

十九

|      |
|------|
| 服部文庫 |
| 117  |
| 724  |
| 11   |





417  
•724  
11

徂徠集卷之十九

物茂卿著

題言五首

譯文筌蹄題言十則

是編予二十五六時所口說僧天教及吉臣哉筆受  
成帙以今眎之一如老姆師誨癡駮女兒其口諄諄  
然不能自已而蒙生傳寫無脛走千里外洛中來者  
往往說家享拱壁珍襲帳中不啻中郎論衡矣近者  
剗厥氏懇求上木以息毛穎脫帽屢謝之勞也予迺



笑梨棗何臯。是則訴屈哉。或又憾其尚多挂漏。則因語予十四流落南總。二十五值赦還東都。中間十有二年。日與田父野老偶處。尚何問有無師友。獨賴先大夫篋中。藏有大學諺解一本。實先大父仲山府君手澤。予獲此研究。用力之久。遂得不藉講說。遍通群書也。又覩憲廟好學。海內嚮風。闐闐諸書。講帷如雲。世仁之期。今也將及。而求能讀海舶來無和訓者。寥寥乎無幾焉。則亦在精志與否耳。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故在能思者。則是編爲贅旒矣。在不能思者。則是編亦爲贅旒矣。

唯第一等根器。藉此榜樣。警發其機。別向和訓外。通一線路。則八角島直接壤明州。不見中間森漫吞天。日夜與華人交臂晤言者。庶或見之哉。是則挂漏足以廣思。訛誤足以蓄疑。疑思交蒸。靈慧以生。豈非如予嚮在南總。無師友者之良師友邪。故予亦不恤此兔園冊子。落人間也。予昔趨先大夫之庭。與聞間靜字義。此其撥脫和訓。精覈字詁之所職由。故是編亦以此一字爲首。則示不忘本也。

此方學者。以方言讀書。號曰和訓。取諸訓詁之義。其實譯也。而人不知其爲譯矣。古人曰。讀書千遍。其義



自見予幼時切怪古人方其義未見時如何能讀殊不知中華讀書從頭直下。一如此方人念佛經陀羅尼故雖未解其義亦能讀之耳。若此方讀法順逆迴環必移中華文字以就方言者。一讀便解不解不可讀信乎和訓之名爲當而學者宜或易於爲力也。但此方自有此方言語中華自有中華言語體質本殊由何脗合是以和訓迴環之讀雖若可通實爲牽強而世人不省讀書作文一唯和訓是靠卽其識稱淹通學極宏博倘訪其所以解古人之語者皆似隔靴搔痒其授毫攄思者亦悉侏離鳥言不可識其爲何

語此無它也嚮所謂易於爲力者實爲之崇也故學者先務唯要其就華人言語識其本來面目而其本來面目華人所不識也豈非身在廬山中故乎我今以和語求之然後知其所以異者假如南人在南不自覺地候之異北人來南乃識暄熱耳觀其順逆迴環然後可讀焉則知其上下位置體段之不同也其正訓之外字必加轉聲然後可讀焉則知此方用助聲多於彼也其也矣焉類無方言之可訓而此方助聲亦莫有文字焉則知彼此語脉文勢轉折之則自殊也異字同訓者衆而和語亦有不入訓者存焉則



知彼之所有。此不必有。此亦不無彼之所無也。有一訓被多字者。為有一字兼多訓者焉。則知華和言語參差互涉。不可以一抵一也。仁義道德性命陰陽。莫有和訓焉。則知聖人之邦。命名立教。自有常言之不能盡者存也。異字同訓及訓不的確者。猶有換以今言。可以正其譯焉。則知古昔作和訓時。方言尚寡。後世彌文。言語之數轉相倍徙也。然其上下位置體段脉勢。是為大者。予嘗作文野一書。具言其天秩森然。不可得而紊焉。能讀者玩索有得。則一悟瞭晰。左右逢原矣。字義極零細。雖竭畢世之力。未易窮究。其載

在字書者。特本艸之說藥性已。苟非博稽經方。苟驗應病以識君臣劑和之異用。炮炙湯散之殊宜。安能曲當洞悉。一無所誤乎。唯其同訓異義者。予為蒙生苦口辨析。是編為其槩略。始欲更為新譯。悉去和訓迴環之讀。而其世久相承。為讀書法。終不可廢也。亦猶華音訛轉為國音。而國音亦不可廢者。故但就和訓附以新譯。使學者據此推擴益精。以或得不即不離之妙。于和訓迴環讀之外者。是其筌蹄爾。譯之一字。為讀書真訣。蓋書皆文字。文字即華人語言。如其荷蘭等諸國。性稟異常。當有難解語。如鳥鳴



獸叫。不近人情者。而中華之與此方。情態全同。人多言古今人不相及。予讀二代以前書。人情世態如合符契。以此人情世態作此語言。更何難解之有也。書唯六經爲至奧眇者。而詩風謠歌曲典誥榜諭告示。春秋爛朝報禮爲儀註。易卽卦影發課。假使聖人生於此方。豈能外此方言。別爲深奧難解語哉。道雖高深語。唯是語言。如其高深之道。則存乎其人焉。觀孺子滄浪歌。亦唯言水清可以濯其纓。水濁可以濯其足耳。語言上。豈別有高深意乎。及夫子聞之。迺曰。自取之者。可以見焉。若以高深之理解此方語言。則吾

儕平常所言。亦當有堯典二萬餘言之解也。祇以中華此方。語音不同。故人作奇特想。能譯其語。如此方平常語言。可謂能讀書者矣。此是編開卷第一義也。曰和訓曰譯。無甚差別。但和訓出於古昔搢紳之口。侍讀諷誦金馬玉堂之署。故務揀雅言。簡去鄙俚風流都美。誠宜人耳。且時屬淳龐。語言之道未闡。以此而求於中華之言。其在當時。尚已寥寥。覺之矣。況以世降時移。語言之道。益變益繁。益俚益俗。故以今言而求於和訓。已覺古樸不近於人情。如和歌者。流勢語源。語諸書。此皆閨閣脂粉猥褻之語。一似金瓶梅



類今讀之。高雅幽妙。大費注解。似中華有典謨。又以今言而求於中華語。其比古愈繁愈細者。稍可與華言相近。且俚俗者。平易而近於人情。以此而譯中華文字。能使人不生奇特想。不生卑劣心。而謂聖經賢傳。皆吾分內事。左騷莊遷。都不估屈。遂與歷代古人交臂晤言。尚論千載者。亦由是可至也。是譯之一字。利益不尠。孰謂吾好奇也哉。

予惡講。每戒學者不聽講說。而人乍聞之。莫不驚駭。一如釋迦成道說華嚴頓大法。諸聲聞羅漢。如龍如。瘞捲席走出。吾豈好作高妙說。此自諸生懷高慢心。

但聽第一句不聽第二句。稍不合己心。則輒颺去。予固懶惰。亦有人心。豈不欲少酬諸生來問之心。沉業已棄身。作蠹蟲文字堆中。此事固所嗜。雖懶惰。豈不欲推吾所嗜。與諸生共之耳。祇深知講說之害。諸生不小小甚稔。故一片婆心。不惜口業。亦不暇顧世儒下帷代耕者懷忿恨也。諸生蓋莫不曰。講習討論。自古有之。何物狂生。出是狂言。殊不知中華所謂講者。此方浮屠家說法。為稍近之。其大要不規規於章句文字。但務揄揚道德。闡明仁義。曲譬旁引。飽厭人意。能使聞者。易於感發。不能自己是已。是可以施於王



公大人及武弁不學者之前而非所以造就髦士者此方之講則異於是焉。字詰句意章旨篇法正義旁義註家同異以及故事佳話文字來歷凡有關係于本文者叢然竝集臚列如開肆連續如貫珠一物不備則嫌於己之恥一語閒歇則慮於聽者之倦務美聲氣以悅人耳甚者時閒笑話警醒坐睡動有斬秘責如束脩師傷其仁弟子傷智流風一成滔滔弗反假使其所說精確詳明一無差錯初學乍聽於其叢然竝集者安能一一識別其何爲字詰何爲句意何章旨何篇法某爲正義某爲旁義云云者明白無謬

哉。勢之所必認彼誤此其害一也。學有次第識有淺深高妙之論精微之說卒使蒙生聞之必如如來說圓教而聲聞作二乘會其臆私擬度遷就陋見其害二也。侍坐日久耳根旋開得益漸多遂謂先生真聖人試一閉戶讀書累日所獲終不如一日所聞坐收衆美由是漸生卑劣心貴耳賤目廢讀務聽與其幼幼自攻寧終身講席此心一生前途遂盡吾未嘗見講帷下出名士緣此之故其害三也。萬卷書豈能一一聽其害四也。廢讀務聽之弊必至不能讀行間無副墨者而後極其害五也。師之所尚弟子效之從旁



援筆錄其所講言。前後次第一字不差。甚者則曰師於是處一聲咳。至此句一擊節。學其聲音。擬其容貌。自謂假饒不得爲曾參。必爲有若。以爲他日西河民疑吾夫子之資。其爲鈍賊莫是爲甚。其害六也。講說之間。業已不能廢和訓。故其說字義。且依傍和訓。趁勢成義。聽者但見其說之可通。便謂本然而不知其離本義已遠。其害七也。講師多不作文章。夫文字不爲已用。其實由不知文字。譬諸不知人者。不能用人。不知文字。所講皆妄。且文字貫道之器。何取乎道。其害八也。不朽大業。由是遂廢。宛乎其死。飄若艸木。其

害九也。其間有豪傑者。一開講肆。弊風所扇。懸徒集。售門庭。遂立。或謂孔孟宗旨在此。或謂閩洛正脉存焉。圈套一設。多少英才。皆入其彀中。夫學問之道。古謂飛耳長目。廣益聰明天之生才。如艸木區以別。使其隨才自達。猶恐有風雨摧折之患。而況縛其枝幹。屈其根莖。緣何生長。以成棟梁之良。其害十也。十害爲母百弊。孳生。故予嘗爲蒙生定學問之法。先爲崎陽之學。教以俗語。誦以華音。譯以此方俚語。絕不作和訓迴環之讀。始以零細者一字二字爲句。後使讀成書者。崎陽之學既成。乃始得爲中華人。而後稍稍



讀經子史集四部書。勢如破竹。是最上乘也。然崎陽之學。世未甚流布。故又爲寒鄉無緣者。定爲第二等法。先隨例授以四書小學孝經五經文選類教。以此方讀法。時時間擇其中極易解者一二語。隨分俚言解說。使其自得。一日間不過一二次。切勿說章旨及道德性命之理。大抵人心喜開通。惡閉塞。雖蒙生。日但誦全無分曉語。必生厭想。惰氣乘之。僅得可解者。輒生踴躍。由是精進。且其一二零細。後來合湊。必爲自用力地。比五經皆畢。既自得力。乃授以史漢。有和訓者。使其自讀。副以字書。備其考索。中華此方。年代

世變。文物制度。地名人名。皆不同。若不先讀此。則不識此爲何世界。局盤不立。茫無措手。嘗見一宿儒講大學序。宋德隆盛。治教休明。輒謂如二代盛時。皆坐此故。沉道理精微。非初學所宜。空虛無憑。易生臆度。事跡躡實。便有依據。故先授讀。不問其能解以不。逐次精讀。以終一部。倘未通曉。更讀二三遍。學者之病。在求從頭皆解。此雖似佳事。迺其心胸窄陋。不能優柔厭飫。非讀書器。切勿爲其解說。又不許其輒忘所疑。常要蓄在胸中。疑畢便忘。如畫水然。亦莫有自得日。但如此讀書。積以卷數。自然渙然冰解。史漢各二



三遍後其聰明者於有和訓者皆莫有不可讀。至此時便禁其一有和訓者不得經目。授以溫公資治通鑑類無和訓者讀之一遍。何書不可讀。然後始得爲中華諸生。予觀瞽有相者多不識路。其無相者乃能自行。是豈其才爲殊。讀書亦爾。瞽要早去相。讀書欲速離和訓。此則真正讀書法。其初若不易得力。極若迂回其實捷法直徑。莫有過此者。方其讀史漢時。或授以是編及文選。亦似可省力。如讀他書。但要指授其書體格。詩有詩體格。易有易體格。一知體格。思則過半矣。若其高妙道理深遠旨趣。則隨其資稟高下。

造詣淺深。量其可及時。或一二冷語微言。忽然觸發。如時雨之化。其學便進百倍於諄諄教誨者。記予侍先大夫七八歲時。先大夫命予錄其日間行事。或朝府。或客來。說何事。作何事。及風雨陰晴。家人瑣細事。皆錄。每夜臨臥。必口授筆受。予十一二時。既能自讀書。未嘗受句讀。益由此故。滕煥圖亦自謂其幼時看林文穆公七武。由是遂得讀他書。此益演史中所有事。少小耳目所熟。故隨讀便解。不煩講說耳。近有一沙彌爲予寫峽中紀行。便能讀書。此亦日常聞予語昔游。故隨寫便解。此類亦一大捷徑法。



中華人多言讀書讀書予便謂讀書不如看書此緣  
中華此方語音不同故此方耳口二者皆不得力唯  
一雙眼合三千世界人總莫有殊一涉讀誦便有和  
訓迴環顛倒若或從頭直下如浮屠念經亦非此方  
生來語音必煩思惟思惟纔生緣何自然感發於中  
心乎如詩話文評類說某文高華某篇偉麗或清雅  
或間曠或雄深或雅健又如杜詩有聲有色有味有  
力之類如非目熟文字之久義趣之外別覺有一種  
氣象來接吾心者則由何識別也又如作文章固有  
和訓同而義別者又有義同而意味別者又有意味

同而氣象別者此非耳根口業所能辨唯心目雙照  
始得窺其境界故譯語之力終有所不及者存矣譯  
以爲筌爲是故也然譯之真正者必須眼光透紙背  
者始得

是編有形狀字面有作用字面有聲辭字面有物名  
字面詩家所謂虛實死活卽是物也文罽中所說上  
下位置之法必以四者爲準故是編亦以此四者爲  
部目大抵天地之間萬物觸目皆分析爲四片差別  
家之妙訣本自易四象之數予自詫以謂得中華語  
言本來面目者爲是故世儒有以易數及邵子學爲



非聖人之意者。皆不識知天知人。中人上下。聖人自有兩種之說。陰陽五行。孟子子思所傳。漢儒得之師授口傳。始筆於書。予於荀子非子思孟子之言。而得其淵源所自。更泝本始。則聖人寓諸禮樂器數之中。故禮記及音律諸書。非此不通矣。此非是編所須。又非蒙生要務。但由以四者爲部目。偶爾言及。

是編所出。皆常用文字。此外有詩家語。有文章家語。有丹鉛家語。有經生家語。有官府律令家語。有簡牘語。有四六語。有俗語。有市井買賣語。及易卜律曆算數醫藥種樹飲膳仙佛禪。皆有家言。各各當究。頗有

雜抄。猶未類分。學者纔識其各有家言。便當自得。

詩家語自別予覽。世作詩者。率皆清弱枯槁。少有春風著物。花木燁發。天然富貴氣象。察其弊由。率緣初學。皆經生經生語。纔入詩中。便覺寒乞。相其小有識者。動說意味如何。殊不知外詩家語。以求詩家意味。終是沒交涉。求之語言。似淺實深。求之意味。雖深便墮外道。其在中華。唐宋分岐處。實在此。故欲學唐人詩。便當以唐詩語分類抄出。欲學選詩。便當以選詩語分類抄出。各別貯篋中。不得混雜。欲作一語。取諸其篋中。無則已。不得更向他處搜究。如此日久。自然



相似如其宋元及明袁中郎徐文長鍾伯敬諸家慎莫學真一語片言此學詩第一要法但唐詩苦少當補以明李于鱗王元美等七才子詩此自唐詩正脉予近作柏梁餘材卽是物也未成集

學者既到能讀海舶來無和訓者田地便當讀古書古書是根本譬如據上游登泰山絕頂眼力自高胸襟自大後世百萬卷書籍皆他兒孫都不費力何則古書語皆簡短後世文辭皆冗長簡短者當加多少言語助字義始通冗長者芟去其多少言語助字乃成古辭此其大略故古書辭多含蓄有餘味後世文

辭義趣皆露莫有雋永故慣讀後世文者止見一條路徑熟讀古文辭者每有數十路徑瞭然乎心目間條理不紊及讀到下方數十義趣漸次不用至於終篇歸宿一路故非胸襟闊大能含容幾多義理眼力精明能使幾多義理不致隱匿能使幾多義理不致紊亂不致忽忘者決不能讀又以此胸襟此眼力讀後世文辭有何難事況道藝事物言語皆昉上古次第潤色次第破壞或分或合或盛或衰沿革展轉必先古後今然後得明悉其源委而不謬也而世學者但喜擇後世極易讀者以讀之皆是下根下機卑劣



心所使。此其病一如嚮者所論。但讀有和訓者。而遇無和訓者。畏縮不敢讀矣。其學文章。亦但學歐。曾以下。極冗長卑弱者。皆是同一病已。夫文章之道。達意脩辭。二派發自聖言。其實一者相須。非脩辭則意不得達。故二代時。二派未嘗分裂。然亦各有所主。孟荀老列韓賈遷固。主達意者也。左國莊騷。相如揚雄。主脩辭者也。東京偏脩辭。而達意一派寥寥。六朝浮靡。至唐而極矣。故韓柳以達意振之。宇宙一新。然韓柳求諸古。故振歐蘇。求諸韓柳。故又衰。降至元明文。皆語錄中語。助字別作一法。實與上古不合。古今之間。

遂成一大鴻溝。故李王以脩辭振之。一以古為則。可謂大豪傑矣。予嘗評隲西京下文人。唐取韓柳。明取李王。為是故也。世人逐人舌頭作語言。怕眾欺寡。徒觀宋元明間經世久。稱歐蘇者眾。遂爾眩惑。以謂韓柳歐蘇王曾。是文章八大家。明世諸家何及。豈非矮人看場比乎。亦緣講師經生。勉強作文章。狃其平常所言。遂謂文章非議論不可已。殊不知議論敘事二者。是文章大綱領。試觀專學韓柳歐蘇者。決不能作敘事也。有謂古今自別。何苦強模擬上古科斗時語。此大不知道理者言也。若以模擬為病。則此方人但。



作和語可矣。何更學中華文爲也。且古辭簡而文。今文冗而俚。雅言亦簡而文。俗語亦冗而俚。中國語又簡而文。此方語又冗而俚。故以此方之人求諸中國。宜其喜後世文辭也。以其所近求其所喜。其冗者益冗。俚者益俚。故中國人學韓柳爲歐蘇。此方人學韓柳則僅得爲歐蘇之奴隸。況於其學歐曾者乎。古云通古今謂之儒。又云通天地人謂之儒。故合華和而一之。是吾譯學。合古今而一之。是吾古文辭學。此等議論大似與是編沒交涉。其實亦有大關係存焉。故此附言爾。

題問槎篇首

正德辛壬之交。高句驪修聘東都。其使人趙泰億任守幹從事李邦彥而製述官李璣掌書記洪舜衍嚴漢重南聖重從。爲皆彼中詞華選也。此方操觚士海西達東。關蟻慕羶聚。所在雲鶩。滌鬻相詫。蓋習俗所使。要亦昇平一觀也。吾黨好事。迺稍稍有起而試之者。事罷後皆寓稿吾社中。以相眎也。後先陸紛。委積巾箱底。頃因吉生秋生來。爲整理。頗成卷帙。暇便展翫。則予嚮所謂芙蓉白雪之色。自堪遠人起敬。已每值絕倒。輒呼毛穎片語以賞。賞已因舉白自浮。段使



謫仙來此將謂晁卿尚在而猶且勉強作管裴以後人舉動病懶老子又從旁爲之點籌喝采豈不愈益增吾黨技癢之誚邪中秋翌日徂徠子題

題唐後詩總論後

右諸公論大抵盡明詩矣。祇人心不同如面。卽二美友于。未免微有軒輊。是天生才未盡。而明之不能盡。唐詩也。要而言之。二李二王。仲默明卿。昌穀子業。斯其至者已。獨余則謂于鱗於盛唐諸家外。別構高華一色。而終不離盛唐。細眎其集中。一篇一什。亦皆粹然。不外斯色。所以爲不可及也。元美一身具四唐。隨

年紀以相升降。可謂奇事矣。敬美子業。介乎盛中之交。此諸公所不言也。有湯顯祖程孟陽者。年輩稍後。衆論未之及。夷攷其業。湯韶令秀。積君采。用脩之流。亞時時奇僻。因隋晚唐。比諸昌穀。則有間焉。程迺宗祖。劉白。卑卑下矣。至於袁鍾一子。極口詆毀。王李。爲膚爲熟。爲狹爲模擬。顧其自有爲說者。則鍾曰精神。袁曰無法。又曰人心自有唐。弇州不云乎。有物有則。無聲無臭。豈竦一子之言。則安得執一而廢一乎。段使其緘默不言。詩而曰詩在是。唐在是。則足以欺人耳。纔一啓唇。斯有聲詞。斯有格調。非古則唐。



非唐則宋元非盛則晚季非雅則俚所不免矣又使其漢魏六朝四唐宋元互出並行如弇州博大具備則猶之可耳今披其什袁宋鍾元絕無它調故其言亦曰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其徒之言亦曰味石公詩而賀奇全僻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殆無不有是其借口唐者唯爲黠計不能自諱爲晚季宋元者迺爲揚醜豈不昭昭然明乎嗚呼一子生宋元後而自謂不膚不狹不熟不模擬也安足以欺知者哉萬古神奇悉在陳腐中天不能舍鵝化而別爲春離婁公輸子非規矩則不能爲方圓卽其自詫神

奇亦元瑞所謂古人棄去拾以自珍者豈不憫哉古聖人之言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是千萬世言詩者之刀尺準繩詩自二百以至李杜雖其調隨世移體每人殊而一種色相辟諸春風吹物燁然可觀者迺爲不異也此色一壞秋冬蕭索之氣至焉豈翅爲詩道言哉祇其爲人拗不師古專而自用喜快心惡醜藉喜放縱惡拘束儒者有李斯象山陽明卓吾詩有東坡文長中郎伯敬天生此一種人物以轉盛趨衰破醇就漓可畏之甚也故予於諸論後特收戴氏二則以立之防已本邦之盛其在寧平之際乎如鼂衡



藤萬里常嗣野篁。則諸唐人難可辨識。暨乎皇華不  
航。而人不識華音。讀書作詩。一唯和訓。是憑。遂致弱  
海萬里。其弊也。視麗若華。則裴題倡陋。長慶之風。蔓  
延朝著。誦偈侔雅。則元僧流毒。蘇黃之派。汎濫江湖。  
七百年來。謂之無詩可矣。昭代御運。文教鬱興。而人  
稍稍識操唐音。然和訓讀字。其弊自若。唯識意義。而  
不諳格調體勢。爲何物。是以但認晚季緩慢者。以當  
乎溫柔和平之音。又或經生作詩。先入者爲主。則宋  
風淪髓。汗下不能祛。其最惑人者。崎人之詩。日與華  
客相酬和。則見以爲師承淵源。莫真於是也。殊不知

王李後。明風屢變。其存於今者。非公安竟陵。則箕生  
所謂。孔中佻外者。已文章之道。與氣運盛衰。方今明  
亾而胡興。推之前古。草昧間。文氣尚闕。其踵習晚明。  
亦猶洪永襲元餘也。盛唐之道。至弘嘉始闡。極盛之  
運。亦宇宙所稀見。則王李袁鍾。彼未有定論者。吾雖  
不涉渤溟。踐華域。猶指諸掌。爾故世之眩今中華詩  
者。其與管公以白傳自喜。皆不得不惜其陋也。要之  
海內之大。豈之英才。獨詩之行世者。唯周伯弼。方虛  
谷。蔡蒙齋。及僧天隱之所輯者。僅有一二杜律。滄溟  
詩選。亦皆視若天壤。不及企及焉。故今抄明詩。傳之



寒鄉學者。使藉是以識百年內外。亦有能游泳夫開元天寶之盛者。已日本物茂卿識。

題詩學二種合刻首

古詩以漢魏爲至。近體以開天爲至。是自風氣所會。雖其人不自知其然。降焉而六朝。而中晚愈工愈失。亦不自知其然。世之與詩。汗隆也。持是說者。以世廢學。然宋人始知學唐。而唐益遠。至于明人。則復古復唐。是豈世之罪哉。學之不得其方也。學之不得其方也。論未定也。論乃定。自嚴徐功亦偉哉。之二子者。書具存。嗣是則一美胡元瑞皆有所論。撰可謂備矣。詩

藪既刊行。卮言卷帙頗浩。未易上木。石叔潭且手校三書。授諸劄劂氏。予旣已惡夫以世廢學者。乃題其首曰。學之方也。遵前脩定論。習以熟之。久而化之。迨其化也。明如觀火。是謂之物格而后知至。豈翹詩。凡修辭皆爾。豈翹修辭。先王之教皆爾。仲丘曰。興於詩。是其始哉。蒙士繇乎是。享保乙己臘月望。

四家雋例六則

斯集爲蒙學設也。斯方數百年來。數童子句讀六經。竣輒授以真寶。迺賈人所輯錄。豈足以備執文。施諸鼓篋哉。蓋室町氏之世。闇者不文。儒者失其官。而浮



屠雁皇華之選。一時獲諸吳門之市。乃眩其名而實以爲執苑琳琅。携歸享之千金者。遂被於流俗。爲學者矜式。近世儒宗巨擘。亦皆繇其徒來歸。童習白紛。漫不之省。猶曰真寶真寶。或爲之疏鈔。榮惑學者。何其陋也。雖有俊民。習其燥髮所受。終身奉之。如天球拱璧。悲哉。今閱其書。玉石並收。魚目之淆。珠是則。論已大氏學文章。識體爲先。迺如漁父騷也。而謂之辭。北山移文移也。弔古戰場文弔文也。而槩謂之文。讀孟嘗君傳。讀也。而列之傳。原人原道論也。而別立原夫體。且不識尚何問選。賈人作之。浮屠倡之。儼然

列諸庠序。課程童蒙。以塗其耳目。甚則摘其註中謬誤者。巧爲之故隱之帳中。以求重其精。昇平百年。駸駸鄉化。而世尚之能文之士者。是其故。未必不職由焉。近年一二大師。頗覺其非是。則有代以謝氏軌範者。是固名儒所纂錄。然其書本以便舉業。舉業主論策。故其選主議論。而不及敘事也。夫文章之道。闕一不可矣。且舉子單身。經涉數百千里。勢不得多齎書。而取足一二部。故其載史漢諸雋篇者。亦便旅途耳。它如正宗必讀諸集。或芻節及左國莊列者。皆爲是故也。今在此方。舉業非所須。游學非所尚。而左國史



漢豈可諉此而不寓目全書乎。故凡此諸集皆屬無用矣。按六經十三家萬世不朽之言。文章本業。外此而無有焉。文章之體具于文選。然六朝之靡。韓柳以理勝之。別開門戶。宋元之弊。李王以辭勝之。復古之業始備。雖復歷千載。唯此四家爲作文之規矩準繩也。故特拔雋其集中。以授句讀。範蒙學。塗轍一定。聰明以生。繇是而往。六經十三家庶可得而學焉。是余選錄之意也。

唐稱韓柳。宋稱歐蘇。而今所以不取歐蘇者。以宋調也。宋之失。易而冗。其究必至於註疏而謂之文矣。是李王之所以痛心也。且歐非韓柳伍也。祇緣識韓者。歐實先鳴。且其文優游不迫。類有道者態。故人多賞。諸亦宋襄之霸耳。何足貴哉。子瞻誠仙才。筆隨意到。縱橫唯嚮。所以妙也。是特其才爾。蓋一氏之法。韓柳具是。學者苟得其法。雖無一氏可也。夫大匠授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今置其法弗問。而欲學其巧。其不以傷指者幾希。是予之雋所以止于韓柳也。世又有加以一蘇。安石南豐稱之八大家者。是茅坤之私言也。世稱二蘇者。以其父子聯芳。一時歆羨者辭爾。豈匹儔哉。半山雖鏘鏗。要爲小家。至於曾。則本不敢望。



王與洵轍。何況永叔子瞻乎。及於朱考亭一稱之。王  
遵巖再稱之。而後人或采焉。是其意豈以諸家之文  
筋露骨高。而王迺多肉。故欲劑二者適之中邪。是俗  
見耳。其少肉者。以不脩辭也。計不出于此。而徒事調  
劑。宜乎世俗之賞韓幹也。且茅坤之抄。所主在舉業  
與奏議。皆所以趨時好也。時之與道相污隆。有時乎  
帝。有時乎輿儻。豈不朽之謂乎。鄉者予社中多尚李  
王。有一先生難之曰。學七才子。不如學八大家。大家  
之稱。豈才子比哉。予聞之笑曰。曾謂茅坤之言爲律  
令乎。世之眩真寶之名者。滔滔哉。

滄溟弁州屢稱北地。亦以其首倡也。其實能勝流俗  
爲嘉萬嚆矢是耳。必求其爲規矩準繩後學者。迺在  
嘉萬一子。故弗取也。汪伯玉能得二子之心。而不沿  
其門墻。可謂豪傑士矣。然文少變化。千篇如一。故亦  
不取也。蓋滄溟全不用韓柳法。弁州非不用之。迺修  
辭以勝之。唯修辭復古。是二子之所以異於韓柳也。  
漢以後無騷。魏以後無賦。之二者皆具文選。詔冊表  
啓檄箴銘頌之類。亦皆具文選。後世雖有作者。莫能  
剏異。故此集不列韓佛骨表。祭十二郎文。鱷魚文。最  
著。然非以文故不取。柳梓人傳。失體。河間傳。雖佳。非



所以數蒙士故皆不取。矣州短長說錦衣中官北虜  
 哈密諸志皆得西京髓。然篇甚長者率皆不錄。大氏  
 韓柳雋不盈百而盡。李主則否。以其富也。  
 學文章要識法。故今勾畫其傍而書。既略于上。亦唯  
 為蒙士啓發一二爾。如其妙處。豈可傳乎哉。且一時  
 取諸臆而不必深考。諸家必當有相出入齟齬者。得  
 魚忘筌。其勿拘拘哉。  
 發四聲為讀書先務。而此方忽諸。可謂鹵莽之甚。故  
 今特點其異讀者。以便蒙士。  
 徂徠集卷之十九

寬政三歲辛亥復六月求版

南紀和歌山中井孫九郎藏

若山新通二丁目

中井源吉

江戸日本橋通三丁目

前川六左衛門

書林

大阪心齋橋筋唐物町南

森本太助



